尊聞居士集

瑞金羅有高著

敘跋

東莊遺集敘

南郭子綦曰我悲人之自喪者我又悲夫悲人者我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是言也予嘗載讀而疑之悲人也悲人之悲也宜無若聖人然聖人曰與萬物醻醋徃還撫摩噢咻之若慈父兄于子弟渾渾同同吕萬物爲體而萬物自莫之及豈不遠哉必也離萬物吕自潔寶獨畏羣是不能于物息逃空虛休息而已先自物也何遠之有然而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論語偁不知不慍記偁依乎中庸其意

與荷蓧丈人晨門接輿長沮桀溺荷蕢之倫同邪不邪聖門
諸賢其文章政事達之天下皆有康濟斯民之實非虛談者
鼓瑟浴沂與轍環天下之指其果同邪不邪而聖人歎之所
謂日遠者殆是與去聖久遠微言宗㫖千有餘載有志之士
抱質而趨各就其所明以自爲方藐然未覩夏樂之原人已
通合不貳之故其夢夢于宮室妻妾文藻聲歌醉飽瑣屑之
耑者不足言矣君子博觀古今得失之林又頗習聞聖人吉
凶與民同患之說有動于中薄走匿沈冥不返之徒爲非奮
然思建功名于當世所如不偶退無聖人爲之依歸則怵惕
煩懣自傷徨徨不免焉能無令人益思聖人乎哉彭子允初
輯東莊陳先生遺集成以授其友羅生有高且曰吾子昔慕

先生名惟子能知先生予其敘之予讀其文其詞徃徃與南宋之能者埒其悲淡而味隱其子恭所謂悲人者與悲人之悲者與昔予受業翠庭雷公嘗從問當世豪傑賢人公輒言先生曉世務食貧著書有節概予心動欲見先生上下其議論及予至吳而先生沒已五年矣所欲誦于先生者僅乃發之簡耑也

鄧慕濂先生遺集敘

有高弱冠時慕馬周張齊賢之爲人也伏而治賈太傅陸宣公之書旁及兵政河渠天官測量諸雜說未窺其涯畧然已跅弛甚睥睨儒冠者謂不足用于世既闚雩都宋道原有迂怪名欲一見之而無因太守試雩日則五鼓趨至太守衙前

索尋之問寓處而別已訪道原開口自吐其所覓道原愀然以爲非儒者當務之急也則述范文正語橫渠張子之語以箴之且介以謁其父執鄧慕濂先生先生溫溫溺溺未嘗多言說飲人以和余既退而嗒然若自喪也其後再見先生于南昌先生問新功無以荅流汗浹面背他客來罷去不及聞先生教語而先生遽歸贛予亦自此南歪閩北出遊吳越燕趙不與先生相問者七八年然先生每見道原必詢予學業進退緣之爲憂喜及予自燕中歸而先生歿已三年今歲秋予過道原賴溪道原出先生遺集共讀之肅然以興悚息而自慚蓋予之志岐于文字嬉遊之末困阻于疾病而不能自彊也久矣此先生之所渼滴也先生措辭簡樸論學者隱微

沈痼之病若定水燭瀓亦侶爲予而發者韻言理致瑩澈可書而誦也予旣竟業因次其𦕈校先生遺集之由負慙而書其耑

二崖遺草敘

輪囷杜芽江澥滙泉㷗㸌之炎畯陽燧望明哉魄故聖人榮微而慮眇濱梩淩雖齎爍物相切乘吕風土訃遠道陰翳解㪋水木火之性大遂明煌煌旁燭四天下鬱茂浩瀚燀赫晶素冪冪空岀氓悉驚怪仰畏慕樂則水木火月之能旣㬥也悲夫二崖所吕自見微眇矣其知驚怪仰畏慕樂之者其誰哉乾鑿度曰天气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體淮南子曰貴虗者吕豪末爲宅也太史公曰沝其聖心吕乘聰明𦖞能存天地

之形而成形之情哉聖人制制規度核其藝存神基眇吕効其情故萬物暢滋士昇樂育焉吕竭才禮樂之設詩書易春秋之教所吕養人之微達人之微者緐委周浹使人積微而不自知誠惜其微也周衰陵遲學真毀漫而不釐壹綦與綦廢千有餘年至我 朝宅土光究聖緒而二崖適遭其休所處僻遠未昇漫濡學官之澤涼涼抱微三變其業乃知吕程朱爲師觀其遺草其于倫類之際情固殊焉其情將日浹學將日充辭且日達而不李早死吕其微眇者見于世吾知二崖抱痛至浹矣知微君子覽其辭當亦歎息于成著成體自天而爲之廢卷流涕也

儒門法語後敘

在昔南昀先生身任斯道之重信竺行果至老不卽擗手集
先賢微言甚具而儒門法語一書裨後學尤切孔子曰法語
之言能無從乎聖人徂矣遺法既湮缺焉規矩放絕禮樂射
飲琴瑟之化微語之存者燼脫亏秦灰晦蝕亏功利淫豔諸
俗學千餘年來學者失型脉本軼閑不馭日馳騁末流聞見
雕廢服食之事無擇潛引陰陽不正之气穿藏歷節漸染成
沈痾愈益甘嗜軟熟悛靡更好惡是非殊異不通同倫物聾
盲瘻痺而生生之理殆矣天之發蟄也雷霆殷殷蠕動具震
㠯工糾材繩斧用施國醫破癥積鍼砭㠯厲聖人窮變救時
稱法而語語乃危不危法不呈頑懦不興孰知德馨於戲子
朱子㠯下諸先正所㠯繼先聖而揚聲而南昀先生所㠯正

詮而著錄之之兢兢不已此哉雖然改之為貴酣嬉醉夢之中耳若無聞也目若無見也師保過乎前則視瞅開讙讙諄諄刻肌到骨洞徹觸痛啓羞而聽亦審本然之良如泉㵎沸如火熠燿曠然莫測所從生陰翳解剝德慧著精與聖同情官骸就範與聖同形易知易從之理斷可信矣杖履未遠明已外淫聲欵方宗耳瑱聽去次寥亡音入縱出檢安故若歸若狙猿逃檻逸乎長林百年曾幾何忍抱偃詟尤已終身豈獨孤負昔人耶然則承法語之後何道之從也曰視亏無形聽亏無聲若孝子之事親已永善萌廢游詩書培而滋榮將陵青雲賈碩且繁夫有高之讀是書也蓋慨然而增歎矣志之後方用自觀省焉

緣善錄敘

漢賈誼書偁顓頊帝之言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不可易也功莫美于去惡而爲善罪莫大于去善而爲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陳生愷齊承先世善緒雖年少而日惴惴懼失墜一意勉爲善不忍以宴安自昏怠誠致鏡乎善惡之數而欲薙絶諸惡之緣以爲廣集衆善之地蓋庶幾乎顓頊帝之教以推引先世之緒而長被之于無窮也故力可以極藝靡而唯素樸之尚節汰浮費畜嗜好而于濟人利物之舉赴之若饑渴久之畀福建黃氏陰隲書數種讀之感應之理愈析志善愈堅觀同類而動則慨然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善而謂人不欲善乎于是剞

刪黃氏書而廣布之既而有高歸自蘇州過中谿耦彭允初居士傳數首陳生又見而說之附刻于後命之曰緣善錄而屬有高敘其耑夫人之情莫樂于緣善莫不樂于緣不善無智愚賢不肖一也然而善人少不善人多何也翫小善小惡而于陰隲感應之理疑然參糅而未之涉也夫翫小善後善無所緣而善日虛矣翫小惡惡緣惡惡積而大矣若而人者明畏朋類之指摘王憲之誅罰而幽畏鬼神跼地蹐天亦何樂焉積重不可反而遂忍而遂之也漢昭烈帝之誡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至哉言乎是深明乎緣之分者與漢東平王蒼之言曰爲善最樂夫爲善而樂至天下無樂以竝之而唯是樂爲之最是爲緣善之至一者欲不

有衆善身乎有不身康彊子孫逢吉乎此陰騭感應之理之一定而無爽者讀是書者尚其於此致意焉

同善會敘

善惡乎始善之始始于生人之初矣均是人也則均有初也受命成性性秖芽本情善內充無待外益而各足者也情偽既感我人斯立愛惡萌滋利害傾敓形气限于水土撓變于政教溷濁于塵俗侜張其情假借倫義目遂嗜慾飾善翼私日偕其初入羣而敗羣羣道苦矣凡在天地之閒含气之屬其有離羣獨處者與無有也羣不適善巳獨善不善之羣接于見聞漠然置度外不牖鞾之苟其潑心懷一體之仁其然乎即欲康身建家長子孫計子孫久遠保無繹騷相搖變之

慮乎夏夜與人共帷寢其先寢者盡寢界而逐驅愚者笑之矣室有東西廂任東廂之圮而不葺則西廂且繼而頹明乎羣者禍福之必相及也然則不能離羣莫若安羣而無害安羣而無害夫固莫若同善之昇矣吾友劉君心錫天性樸忠好治三代古文樂積善志气日彊譁然有敬宗收族之誠以爲敬宗杜嚴祭祀收族杜教養之有資也族衆公產微欲舉苦不給乎是商之諸弟繡軒彩軒諸子東亭藹亭淵亭敬旃葵亭謀合志翕各出私財輸之公命曰同善會心錫曰吾願吾族人之同勸乎善也願吾兄弟諸子先同乎善以開之拓會之產以待用行將修整祀事爲書屋畜書敬學植本恤貧無告者務使倫義明風俗厚一族之人束身　國家德教爲

不悖之民漸呂被吾鄉鄰焉乃復呂謂有高曰惟吾子之豈
其指也夫心芻不呂已獨積善而总族可謂知積善之道矣
繡軒諸君扶義勸美倒篋而不辭非戴仁由禮嗜善至竺
者其焉能之人各有本情動者且衆動者衆則其爲同也益
大不可圍廣已之積爲同合人人之積爲大同而轉呂博吾
積快吾獨而適吊人已之本情萃爲善羣呂游衍于貞吉熙
和之宇無詑無虞人我坦总返于泰初庶幾乎其與天爲徒
者與豈特劉氏一族之祥郎一州一省亦有不吊域其推暨
者劉氏諸君其敬持終之有高歡喜蹈舞敘始事焉

蒿葬文集敘

右蒿葬文集二卷已校定可繕寫敘曰至聖沒微言絕七十

子惡大義乖漢之儒者病之矣自是之後道術裂師法蕩六藝之指撥二千餘年學者迷謬本統各沿其性之所安治業成德執者同之省者庸之不省者非異而攻之仁智分畺壁執不舍斷斷於一門不能匯一歸原還孔氏之舊濟陽蒿莽張氏生明季具異稟治古文悼道之譌駁蘙處無師友進獨志而與之窮疏滯羣言統同辨異呂仁爲首呂禮爲綱呂和爲受呂容爲行浚思力踐煩然桄然不復疑閡讀其文辭可攷而知也於戲匯一歸原復還孔氏之舊者吾不㝵而見之矣若蒿莽不可謂無其意者也其儀禮鄭注句讀敘夏小正注敘弟子職注敘詩說畧敘俱有錄無書諸經說吾亦未㝵讀獨㝵是二卷校之要覆之不猒其感發予至深遠而竊喟

息于三代已下道教授受之膚末失紀用諗吾同志當有慨然奮興紬蒿莽欲竟之緒而純之者與吾旦莫齋肅顒俟之

蒿莽閒話敘

余既校蒿莽文集敘之復推蒿莽爲人大指爲之傳既又㬋蒿莽閒話翫樂之亦頗有所稽正疑者無貳本可對則闕焉余于蒿莽曠世之感深矣蒿莽自敘已爲于經術無關大義于世事不切㬋失故命曰閒話蓋遜言也人于物理或覝陵兼切察視也或䚒丑江切視不明也用曆因之閒劇殊焉其何常之有合笙竽張琴琵嵇之呂師曠調之呂瓠巴而人或不聞黼黻文章之皇皇律天象效物采組之爲絺繡功之爲繪事而人或不見漠無所取取之而不精閒者衆矣古之六藝幸不至于閒利祿

涂馬耳濯纓之歌犂然當至人之心聖師終日言而名賢晝寢莊周曰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噫既醉既飽婁舞僛僛將無叜吕我為寱語乎

醉櫑軒集敘

黃帝算法總有二十三數二十三者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億兆京垓秭壤溝澗正載也從壤吕還數分三等下者十十變之中者萬萬變之上者億億變之華嚴所談何僧祇品用上等數法自一百洛义為一俱胝乃至阿畔多阿畔多為一青蓮華青蓮華青蓮華為一鉢頭摩鉢頭摩鉢頭摩為一僧祇僧祇僧祇為一趣趣趣為一至至至為一阿僧祇乃至阿僧祇轉阿僧祇轉為一無量乃至此又不可說不

可說爲一不可說不可說轉數義廣大非世算之所究也上哲聖人知來藏往于一刹那中具如是無量無量不可說不可說光明清瀞智具如是無量無量不可說不可說光明清瀞上光明清瀞刹光明清瀞解脫光明清瀞悲願光明清瀞法身光明清瀞佛事光明清瀞神通已是義故神妙萬有知周萬物文心安安上下與天地同流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已色不長夏已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云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此之謂也若乃猛勇丈夫驚心因果惻志昏衢善聞歷耳信棍矢發于一刹那中亦具如是無量無量不可說不可說熾然取瀞含藏微細㓁別光修集善法關閉一切諸惡趣門記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此之謂也色界欲

界二天躭色樂欲樂亦亏一刹那中具如是無量無量不可說不可說受用愛染諸細妙情即亏一刹那中具如是無量無量不可說不可說六道四生輪迴棍本詩曰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易曰精气爲物游魂爲變此之謂也夫欲疾斷浮沈因緣得無變易福智莊嚴身無如齋心念佛矣詩曰既見君子我心則休此之謂也秋潭漁者瀞慧天成隨喜眞諦旅泊人閒析色空有了聲生咸著醉檑軒詩詞十二卷妍麗清窈到目霞爛定視水白關尹子曰言之如吹景思之如鏤塵漁著有焉夫漁者日誦首楞嚴因緣成百緣語業其亏佛說情想分涂其知所鑑矣其非善星比邱之爲見也浚矣雖然婬舍安禪固文殊事哉阿難歷劫多聞不能自脫亏摩登伽之

幻術淨藏而忘可以文字解路承當耶願漁者無須誦首楞嚴因緣轉如是如是慧口慧心贊頌西方十六觀四十八願迴向無量壽如來將一點一畫一文一句一義悉具無量無量不可說不可說光明清淨功德莊嚴具如華嚴阿僧祇品數量豈非雄猛大丈夫無上希有趣大法流之淨業哉尊聞學人不自揣量願爲漁者合十趣誠稽首作禮燒香供養吮筆磨墨詩云誰能亨魚漑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漁者其能無意乎

無量壽經起信論敘

同學友彭生紹升述無量壽經起信論成書命有高曰勉敘之有高諷經論反覆光明雲流骸藏郁潔喉舌聽視曠若新

有父溪膏釋弗礙弗攣閣卷欣慶讚歎作禮善哉彭生乃能
發起如是大心乃能儋何如是大法乃能唱演如是妙義乃
能流布如是經典善哉彭生不忘屬累不忘宏誓慢畢遭逢

聖清樂國仁壽光被萬億器界恒沙有情應共信受應共
證入無量壽經今正是時我觀有情睎望壽命黃髮難老百
千萬歲我觀有情欲無彀期宮室被服飲饌什器園池彎鳥
及與音樂未畢欲畢畢已欲備備已欲當當已欲好此好彼
未欲彼俱好彼俱好已又欲精益一一精益淫巧瓌奇欲轉
變生匪有竟闕我觀有情欲善眷屬色澤壯姣知心順指迎
機赴節團圞和合富貴聰明我觀有情微塵計校束歸貪欲
不出斯等諸斯等欲承誰恩力舉體光明無量壽經無始無

明執吝成想想幻塵勞虛妄景事無住爲本生滅爲性盤古
開天英雄大人廓廟金貂巖穴黃緇散材下乘靡哲靡愚腸
中車輪轉轉不滯污穢滯田雖培苦本助發苦芽蕃苦枝葉
點綴苦蕚結苦果仁甘苦謂飴戀苦護苦立苦辯說建苦鼓
旗爲苦效忠爭鋒淩勝如聾如盲有耳有目聞見是經依正
莊嚴功德殊勝如海爰居見鐘鼎陳駭怖竄逃謂當謀我離
本久遠智梏情遷爲鷽爲蜩笑九萬矣游盤豕蝨湯火寧知
廟犧麗碑枯魚過河求悔再及而并不鼻不其痛而我釋迦
尊慈愍有情火宅毒藥昧珠容作窮露癡顛順其欲然激揚
引導權巧方便曲垂濟拯千二部經廣說淨土而亏是經專
指由方觀經觀行小本勸信是經願門尤異方便我友彭生

入是願門笠念有情繹經述論謂發大願全憑信根亏是博攷大乘經典約采精華疏淪正信亏是乃知欲爲苦本欲爲道本用欲知方出宣大願亏是乃知佛大願力我大願力無二無别平等平等亏是乃知十方瀞土依正莊嚴佛非有餘我非虧欠亏是乃知婬怒癡性當體空寂無量壽經無終無始生佛正等作如是觀豈鼻不信火則能燒炙則能寒飯則能飽鳥喙能毒如是信已離信名字開大願門出生念力一聲佛號总義总季敬作頌曰歸命㐫方瀞滿尊圓證三身無量壽歸命難思眞敎體歸命難數聖賢僧寶臺巍巍瀞光明徧照微塵國土衆本師親口如是說是故淩定攝受我願我

聖淸萬萬禩太平豐歉人康和念佛同報君親恩人人念

佛爲忠臣人人念佛爲孝子人人念佛安處善人人念佛樂循理良男淑女家家有甘雨景風調四敍人人念佛了自性人人念佛證唯心一期報盡共徃生見佛聞法克大果不離安養入諸剎還吕念佛教衆生六波羅蜜一聲佛諸陀羅尼一聲佛如幻聞熏聞中持諸圓通根盡皆攝我禮十方發是願十方三寳證明我更願善友若彭生生生會值爲道侶我願如空非思量是故歸命 無量壽

倪九山詩集敘

予吕避亊居隱客鄞縣邵生所求文亐生生爲言象山倪生好學殖身忠敬造歌詩襍文善狀物達類屬辭心嚮之恐不㝵當也頃之㝵一見終日柴不㝵語繼見木音徐奏泠然生

去而惝怳爲自失也自是漸密近或相與語或默接醋神明之際莊安有言不可以容聲矣既生盡發其詩使予論之匝曉夜繙吟凡七八日說以解則漬砅寫著詩耑徃徃瀏栗瀾漫不自謂長也詩緯含神霧曰詩持也春秋說題辭曰在事爲詩未發爲謀鄭康成注內則詩負之謂詩之言承三訓者之說詩故矣乎吾乃見倪生之溫而新之也不一蹈漢魏唐賢宋明之蹊而操規矩自成也知可謂邃矣邮卿氏曰詩者中聲之所止也夫中聲者貫萬物爲同物假以鳴而不必假物以鳴也詩也者彙萬物不等之鳴各指所之襍比成文以宣壹見和者也匯襍不一匯比不和有承有事有持不可苟也如是焉中聲止焉矣當其萌芽于心畫于書心書之閒傾

師曠之耳無聲也萃三古漢魏至今茲賢聖仁人忠孝貞專者之辭傾師曠之耳無聲也至於樂語日歌之攷金石絲竹八器呂播之毛羽或爲之低回艸木或爲之榮說而在受天地之中有倫理性情之故鳥感而不適逢其本善者乎是止之說已吾觀今昔盛傳詩辭㬪滿斯怡者蓋鮮矣餘姚邵生見倪生詩太息曰是內心之發也吾敬之其言頗與中聲之言相發惜予落拓不足張倪生爲綴訓故敘書尾存予與生相取之義云爾倪生名承天字象占呂字行一字九山

壽沙斗初敘

卿子曰士君子之容其冠進其衣逢其容良儼然壯然祺然肆然恢恢然廣廣然昭昭然蕩蕩然是父兄之容也其冠進

其衣逄其容愨儉然怟然輔然端然紫然洞然綴綴然晵晵然是子弟之容也二容者吾友有沙先生斗初蓋嘗兼體而時出之矣沙先生少食貧服賈力學好詩㠯行義僴名聞著賢公卿閒游日廣讀書日多閱義理日博通解人情事物窮其微眇用㠯反鏡已自雄其習充中外溢㠯有斯容也何言之吾見沙先生之見安雅君子也抑抑謙下之捐所已存冐中空空如詳如問必磬而末㠯是爲樂焉忘理勝之在己也在人也其容有然也其見平人也詭者與言誠險者與言易戾者與言順貪者與言畀失鄙固者與言通辟諭切深邑白聾愚解說若聽視騃開周通斯意㠯與人爲善自樂也忘彼之爲輿隸負販也忘彼之爲斯養役也忘彼之爲乞人也不

忍逆呂能變不能變擇也其容有然也其平生爲人大怡多見亏詩其詩吾未多舉誦在京師嘗於潘子守愚所見游鄧尉詩誦之不猒如見沙先生馬沙先生長身美須口談最賢序理事節族廉肉奇異酒者罷栢飯者罷匕默者笑瞑者趣蠢者翔舞滑稽不窮而不淫頗也好與情學佛者游好居佛寺好觀佛弟子戒儀好從其徒飯募化雜飯甘之飽飯之呂爲樂不好殺生物好放生物人呂爲迂怪呂好之而未嘗輟也病世人病多好醫好湪窮醫術精覽黃帝岐伯秦越人長沙張氏書謹驗其方方驗精良則大樂於是好醫人而又自謙道未博不敢自名見庸工十不全五或三或不一全大慼有知之者呂病請立行處方而瘉大樂忌病之在已也在人

也其容有然也沙先生嘗曰始者吾好詩習古人已然詩甚勞吾既㠯爲闕亏事無益亏人置詩而業醫其勞倍亏向者習詩時技既成而無所用日見庸工荼毒人意悲之弗能禁也又不能家諭病病者使知我使其人專壹聽任我或任我而開庸工參我敗則歸皋我又病病者父子兄弟童奴好㠯車馬被服擇醫㠯車馬被服敝鮮有無波醫良賤病候輕重又惡人誠言樂庸工之承意觀色顛倒重輕實葯㠯悛慰目下習欺不寤大亾財㠯殪不知悔吾若是何哉予笑曰伊尹負鼎殷湯㠯王百里奚飯牛車下穆公用彊先生乃徒惻心何不佀牛鼎之合與沙先生正容曰吾老矣吾聞斯言晚親藜菽敗絮四十年身口安之矣吾不改矣其負气自固如此

今年予再游京師正月道吳沙先生與湼予薛子彭子李子送予至虎邱湼子曰今九月某日沙先生降辰也吾待子呂秋爲期將已是日造沙先生飲酒同學諸子咸願爲歌詩已飲酒之丈屬予予無辭予諾之而別七月南歸舟過武城念諸子愴然感悽憶湼子之言謹見沙先生容著其議論之有概于予心者致誠而文之

別魯絜非敘

元默執徐之歲十月予歸自京師過余友魯君絜非之居相見相視兒而驚悲喜雜至蓋予兩人之不相見者十秊矣十秊中人事通困哀樂之遭交游之離合學業之進退不相見相結于心秊其完潔憂其餒污秊其由于正直之涂而憂其

蘧午亏反側夲其溉根言實而致憂其眩亏藝牽其張宮曰新而致憂其畫近而自固既相見絜非乃吕予之分志亏佛為蘧午亏道又頗吕予之學亏佛而攻文辭為有類亏藝者之好也心憂之而辭鉞之矣夫予之學亏佛也其始僅知樂其文術之精吕為可資吕善吾業其繼樂其戒殺放生懺三業持五戒之說吕為可吕輔助乎王事其既樂其反闚遊流斷苦集本滯惑除漏之修吕為其指與大易中庸相表裏服之久而志開觀亏人世之禍福倚伏俛昇俛失馳而不反者衆頗吕業種自然因果相續三界幻妄之理為确不可易而其信吕成亏是息白之亏天下後世吕通儒釋之閡㢟其雖閎博為之倨而願竭其才吕盡心亏文章是其所守非倏然

慕犖者之能同是㠯不辱而自毀也絜非好議論竝亏儒余
嘗㠯唐韓子之業相推而絜非謙遜未遑也其不忍冒約㠯
爲泰也其將既至之而不自居也其將躬著夫韓子之道上
昭融周孔㠯大信儒術也予願庶幾乎柳子焉亏是將別絜
非敘㠯釋絜非之結於心者吾知絜非之結於心者終無已
時也

敘游贈族子任之

任之將游過桐山告行亏其族父有高有高曰將何之任之
曰未有方也夫任之則已行秊三十矣古人有言曰安鄉里
雖耳目害也吾將求吾師友之所在而游焉吾又未知吾師
友之所在也㠯是而未有方也有高曰異哉古之人有求師

友而出者矣則必曰某所有賢人吾裹糧而從之今子蹣而游安稅駕乎吾聞之同聲相應同气相求蘭槐之根厥于叢石之下人爭覷之臭味也且夫游于陸者若游水習水者泅忌水者俱齊出入而不傷薄薄之地洶波之積也易之則溺子何蹣而游任之曰有賢人遯聞其鄉信爲蘭槐之根也樂之而求之見也吾不敢曰未見之賢告先生而竊願游焉已徵吾信也徵則吾之方也已有高曰然則子之方定矣糧具乎任之曰非義之財瀕於溝壑而不忍污也有高曰美哉無當之橐不匱之原也然則舟具乎任之曰人我甄也我不敢已人藥也信吾色不敢失色也信吾言不敢失言也已爲舟其可乎有高曰善是千斛之舟也古人有言曰大人溺于民

君子溺兮口小人溺兮水皆在其所褻也吾三折肱兮茲矣
踐斯言吾謂千斛之舟也猶隘之也雖然無颿楫置之河干
乎焉游矣雖游必泥任之曰翔而後集也色斯舉矣未之能
也願學焉夫任之則又嘗好窮觀兮雲也風則流否則亭淵
物不功倫山石巖穴艸樹而不窒其形風疾風徐吕卷吕舒
英英洋洋澹乎出入而若忘吾亦未之能然也願學焉雖然
斯固大聖賢人之游也吾懼學之未能而敗吾舟也任之之
志蓋在小宛之卒章行吕之爲柁兮是歟曰溫溫恭人如集
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有高蹶然而
起曰善哉踐斯言也無滿也無假也虛之而吕俟人也人其
樂告吕善而不猒也夫善將日衆矣衆善持之無溺矣雖然

知之匪囏吾終願吾子之無游而晦兮山呂侯學之有成也任之曰雖然任之則旣矢之矣先生又申誡之矣行勉之不敢食也吾聞有賢人吾樂之而吾晝地而不游吾無如吾之旦莫積思也兮是又歌曰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有高曰若是乎子之誠兮游也吾何尼子矣雖然子游而吾子然若之何偁詩云匪載匪來我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子行矣及行送之山之隅又偁詩曰人之齊聖飮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任之再拜曰謹服膺不敢忘於是有高反令次其語他日不免重有事兮游存呂自警而別書一通追內任之行篋中

贈屠罕涯叙

予寓同年邵海圖家浹月因畀交其館師屠君罕涯罕涯兄事予予嘗與言蘭陵郁氏積徵之恉莫逆也又嘗與言九容即坐翻然改自此整肅體皃終日欽欽常若帝天之臨大賓之對非笑罔顧毅然躬行不中月而慣蓋罕涯之力亏善接亏友乃若是其勇且忠也心敬娓之矣既予復與之言九思曷謂乎孟子言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亏心傳曰民受天地之中吕生所謂命也是吕有動作禮義威儀之節吕定命也能者養吕之福不能者敗吕取禍能與不能思與不思之謂也外襲而色取不根亏心也不思而襲不根心而色取其不類亏孟子所偁七八月閒之盈溝澮與故曰原泉混混不舍

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思繼心長存其兮本也庶矣施兮四體不言而喻幾兮命矣然而道始兮勉勥植兮知本而成兮無曠時也驟而躐自然必不立矣作而致其情必不久矣勿忽小善勿翫小惡勿以終食之間自偷不舍晝夜而時習之所謂善積微者也是說也予聞之兮師既早矣怠惰多欲自暴棄未之能習也罕涯勇善忠善予之所甚畏幸罕涯之匡弼我也敬書之以爲定交之獻焉

白沙先生墨蹟跋

乾隆三十六年夏六月有高自廣東之恩平上端谿夜過江門欲登碧玉樓（邑人李素伯言玉長六寸許横半之上銳下豐旁兩耳可以貫組明憲宗以此圭聘白沙先生先生建樓藏之）拜白沙先生遺祠雨潦爲阻竟不果至今悵之其秋渡合瀾海過零

丁洋反渡師子洋泊黃木灣謁南海神廟觀馬伏波銅鼓捫讀昌黎韓子碑更上浴日亭觀所渡海頗自壯亭有二碑其一爲蘇文忠公詩其一白沙先生次詠詩文忠詩元至正閒刻殊不類文忠書白沙先生詩先生自書從橫怪偉與海爭雄長後有湛文簡跋語盛推先生詩以謂度越文忠先生又嘗書慈元廟碑勇敢祠碑弔莊烈婦詩碑游心樓記壯哉亭碑精乎書字者尊寶之未之見也先生嘗自說其書云予書每乎動上求靜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以妙乎動也得志弗驚厄而不憂此吾所以保乎靜也拙而逾巧剛而能柔形立而勢奔焉意足而奇溢焉以正吾心以陶吾性以調吾情此吾所以游乎藝也又言吾書熙熙穆穆番禺屈氏記先

生佚事云先生嘗戴玉臺巾扶青竹杖插華帽檐往來山川閒有詩云惟有白頭谿裏景至今猶戴玉臺巾又云拄地橕天吾亦有一莖青玉過眉長又云兩髩馨香齊插帽賽蘭華閒水犀華是則熙熙穆穆之云先生無亦自鳴其德養淡潛之致而不必專論其書也然遂因而益慕先生書在廣東時裴回咨訪竟不可得今季過彭季子乃先後而見兩幅其一季子自跋之其一得之稍遲尤神妙天然意去季雨中望碧玉樓誦詩云其室則邇其人甚遠倚棹狂唫不任悽惻觀此卷默遡先生自道之指拄地橕天瞻之在前夫何遠之有

周忠介公手帖跋

有高十二三歲時覩優至周吏部罵祠被逮吳中良賤洶洶

輒爲之旁皇攘臂气鬱勃怒塡胷臆泡泡泣下沾衣也其夜歸侍家先生飲酒因遂從容問吏部事家先生爲敘說本末并及同難諸賢事罷酒更出鈔東林諸公文字數十篇講解指畫聲情激昂雪涕不能止而有高乃更歡欣忽忽欲跳躍私念爲男子者應如是今不覺二十餘年矣亏吾友彭生所得敬瞻吏部遺墨蛟龍屈蟠雲雨沈亭可想見吏部當時叱咤風霆蛆視奴輩之故轉意童時觀優情懷與吏部竟有若符節之合者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獨有高乎哉其愼無自罔而已矣

黄丈靜山手帖跋

右黄丈靜山手帖共若干首黄丈爲吾師芝庭先生主鄉試

所㝵士學古人之道兼通其辭粹然而明确乎有吕自守也其爲常州鎮江端巳率屬公餘閉閣讀經書治饍羞奉父母若處窮山艸舍時怕不知人閒有逢迎交際事吕是俗人頗怪之俄而挂彈章諸帖葢罷官寓蘇時與吾師往復之言迹其商榷醻觧易直而温恭筆畫蕭散而沖遠不類匆遽書所謂君子安雅者與其時官事未了巳遣諸子先奉父母歸江鹵念父母竺老慮感傷父母懷抱戚戚不自寧帖中偶有抑鬱悲訴之語吕此也弟一帖云橐中支三月糧家無半椽亦不㝵吕動心皆實録又云將求水邊林下結茅灌園讀書奉親誠黃丈之本志與未幾㝵疾終亏旅悲夫乾隆三十二年有高過蘇州館吾師南園季子允初嘗出示此帖又五年再

至蘇州則季子命工莊表成冊矣有高弓是畀再反復之一時師弟子䨱䨱切磋相成之美百世之遥猶將被流風而興起况有高幸畀親炙師門又嘗側聞黃丈之緒言也乎季子好賢篤故舊亦就是冊可類見彭氏後英尚永保之

二林居唱和詩跋

乾隆四十一年有高自浙東過蘇州故人彭君出是冊示予且命校其字之違古甚者畀一再讀之悲響瓌瓏優然迦陵頻伽二六時中和雅音也芬然曼殊沙華新好華片也獨念予今去作詩時六年尚復東飄西泊流落人閒瀞業蕩無纖芥阜疾等於須彌陳思王之詠飛蓬竟欲同之不蓮界之思何思乎思而不學自取困焉念之哉

尚書義跋

右梁君翥鴻尚書義若干卷已校定可繕寫羅有高曰　本朝之為今文學者吾㝡元和江君聲焉為古文學者則梁君渺然獨造矣學者說經病在景附經指張其肊談不則順文學語而已尚書家為甚梁君葢倜倜乎錯綜合變盡古史之意者而竊惜其與江君竝世而處不見江君也

瑞金羅有高著

書牘

與宋道原

別大兄朞季矣昔時病痛想已拔去根株近來學業當日駸駸向上也大兄果亏自信杜塞門户不能擴開識見平心息气斟酌銖兩㠯求諸儒先用意之所在㠯先入之言爲主胷中便已結成核子吾知解气魄所到遂㠯爲極精極确無少破綻因而成一私字生一愎字漫延滋長流一傲字轇轕今人蔑視前輩又有名公卿從而許可之亏是持之益堅牢不可破狹隘醃酸竟成絕物疲苶一生良可痛惜詩云先民有

言詢于芻蕘孔子取孺子之歌曾子聽童子之告虛受之至無精無粗况諸儒先㠯不世出之資從萬死一生中鍛鍊而出豈無一二語合于孔孟足爲吾輩定下手者乎夫天地之缺陷聖賢補之前人之缺陷後人補之非天地前人之不及而聖賢後人之愈也葢其理其數有不能不留其缺陷待人之補之者而如朱陸薛王則亦相爲補救如左右手之成人輗軏之共行車參苓烏頭之互藥病斷不可㠯偏廢耳郎杜數先生當日固自各有一片精神力求一是不敢苟爲勦說雷同也文言曰君子學㠯聚之問㠯辨之寬㠯居之仁㠯行之竊願大兄闢開畛域恢宏徑庭於諸儒先之書不唯其名唯其實不唯其耳唯其目不唯其目唯其心大含細入兼綜

竝覈而一準之以孔氏之言然又必平心息氣無或存分道揚鑣之見而後能斟酌銖兩不爽毫髮少縱即逝頃刻千里矣有高學殖荒落語言淺妄無當高深唯大兄不以狂悖見棄纖悉教誨之至望至望

與宋道原二

是非邪正不容不辨然夫子四十不惑此事豈易言之中庸博學之博學箇甚麼審問之審問箇甚麼愼思明辨愼思箇甚麼明辨箇甚麼亏此中認得透踏得審然後可言涂徑矣今日說朱說陸爲時尚早必欲致辨恐起爭端無益身心徒勝口說卻又增一重病痛其害不淺尊所聞行所知自日高大光明吾果能以身明朱子之學縱不弱口誰不取證若吾

身且未踏著實地則朱子在天之靈將屏棄拒絕之不暇豈召其能排斥陸王私引爲吾徒如世之瑣屑小儒爲門戶起見者耶前輩云自己一箇性命千瘡百孔醫治不暇何暇有許多閑气爲他人說短道長耶明年七八月之閒當得杜府城相會此時諒有好商量也有不是處老兄斷不可輕棄絕之伏望憐而教之是所厚望也

與宋道原三

寧都得羽儀書始知足下病浮腫幾殆道遠鴻稀未知近日全平復否百病皆由心生此亦吾兄心病所發也方書言多怒傷脾吾兄七情大概未得其平目志無成而鬱而滲其气血安得不亏脾洩之孟子曰守孰爲大守身爲大守身固杜

衾景屋漏之閒亦不外飲食起居之節吾兄亏保身之道豈其味之然而佀未㝵其康也吾人本天地生生之理以成氣魄即以生生之理爲性命要使日用之閒機趣盎然融和條暢則病無自而生矣是道也聖賢廎之以固其聰明儇釋借之以煉其根器弟去年與兄聚談見吾兄觸處成滯單詞片語動多窒礙曩時已私憂之而吾兄之觸處成滯也又有其故吾兄固不以爲自信也而徃徃果亏自信吾兄固不以爲傲物也而徃徃勇亏傲物夫自信傲物皆凶德也豈壯志士而猶不知之知之而且遂之則以吾兄之自信傲物其伏之也至微其發之也不覺出之甚正而其流甚偏其病根特壯絲毫之閒是以忍隱而不之察自願吾兄細思之則去病之

方卽杜是矣

與宋道原四

伏承手教具悉一切甚慰向往但所云精力衰弱實爲可憂吾兄雖憂之而所以培養之方終不能實心聽受故曰甚一日將來急切不支悔何及矣吾觀老兄信奉朱子至篤朱子全集中有調息箴一首若果勤而行之養德養身無踰此者卽爲嗣息計亦無以踰於此者唯老兄密切加意而已人病舍其田而耘人之田此語當銘之座右也吾輩今覺老大不空閗口角弄虛頭只有默默自反遷善改過懲忿窒慾實實從自己隱微下鍼庶幾挽救亏末路倘再如此悠悠則無望矣伏唯依察不一

荅宋羽儀

來札意懇懇摯足見至性但微窺自己用工處未免猶涉景響會須辦眞精神以求之當自有見其門時也弟竊謂人自謂不能爲聖賢者是甘禽獸其身也欲爲聖賢而不能辨眞志悠悠然外飾以欺人者是甘穿窬其身也足下勉之

與涂南池先生書

前者覺慈一晤數十年傾向之誠爲之大適古人所云目擊道存不可以容聲者蓋庶幾焉近讀大著中庸解道術篇指粹而辭明雖圓洹如有高亦釋然有春冰泮渙之樂況其融浹于道者邪道之不行也人莫不飲食而知味者鮮中庸之德無擇于鳶魚而民鮮能久瞬息之閒善惡遞爲主奴敬怠

義欲之界出入無時而不知所守而又不但朞月也若有高者即其一矣愼獨之訓師友提耳而命之也亦數矣時或作之而不勝輟時之多也欲如混混之原泉歷晝夜而不舍行乎險而不失其信要乎不息以著乎久以收愼獨之功以通不已之命其何由乎有望洋而歎已爾先生同善爲懷旣微示以引而進之之指矣使有高甘於自外而不自其平昔所蔽以求明其不爲自棄者邪奉長者之察其本志而開牖之不任傾企之至

復彭允初書

前日昇讀手書愛我之誠謙沖之德溢于豪楮欣竦兼集如何可言有高自束髮受書頗知以求友爲志離家時拜別老

覲忍決悃悃有重違之色老父輒誦蘇潁濱上韓太尉書曰
廣之退而自念久隱約窮山中耳目見聞終無能自恢大普
量局隘過耑將日叢別緒愴結則援茲義以自解居京師三
秊矣徽逐殺雜終無以發其意乃今得見償于足下足下又
過侈與之厚自下不顧納人于不安非所望也然其中心之
所存與其疑而未設遂者輒復謹白之幸賜裁擇來諭云學
者貴求其在我者求其在我者而自得之則動靜語默皆文
也其言确然至當胃闔衆說落藝而擷英未有能易之者也
至所云文與道離道與我離此自泥文緣道者之過非文道
之本如是也夫文與道一而已修之于身措之于事業者道
也修之于身而次弟其功候節目之詳明其甘苦得失之故

措之亏事業而條布其治蹟敷發其德産精微涵揉之極致彰往察來相協倫類出亏憂患同民不昪巳之誠其言奇正不同其气之行止節族之長短高下抗隊疾徐壹順法象之自然而不與吕私智吕其縈著陳修能之矩昭事爲之則炟照心目物察倫章則文命焉豈昪岐亏道而二之也若夫泥文求道者拘牽櫛比滯惜而失歸先不足概亏文緣道爲文者其亏道卽遠居之不安吕道爲灋廬其我與道偭背馳不僅僅亏離其施之亏文也駁淺磩而不裕破碎而不周盜據經訓如狐馮城如鼠穴社用吕藏身而輔名與泥文者病異脈同候皆逐末昧本滑其天匽皃仁義之膚貢鄙倍之實忠信不立天者遁其官固非文 道之本如是也亏道既粗而文

亦僞焉者也歐陽子曰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竊嘗味其言而論之生百世下上泝乎古人古人遠矣道之勝不勝雖有神姿難臆斷也其獲施于事者依其事以攷焉其道可知也其不獲施于事者不攷諸其文將誾汶而靡耑醇疵黑白迷昏冥莫臬未樹而晷景亂聖人憂焉故孳孳矻矻刪述不遑卒不忍安無言之訓以幽萬世知覺之倫世儒以聖門顏閔諸大賢不述文遂于文與道有軒輊都非事實顏淵冉伯牛先孔子卒孟子記三季治任之文無仲弓閔子騫或亦早卒故希所纂述其時孔子在日月正明概羣陰拱伏大致安恭默而已曾子子思之時聖言漸支子張游夏諸賢互乖異各護其所聞故曾子子思事述作表一紛錯文大道以作表

至于孟子大講好辯之名益自任空言閑距竝厥烈于禹周不爲僭未幾道熄文裂功利之焰熾荀卿崛起黜禨祥明王道崇禮矯性呂摩世董生闡春秌文陰陽揚子衍元文法言皆命世豪傑克顯道麗文司馬子長友敎董生軌聖跡其書鼻春秌之意班固識之要未嘗深究其指趣治遷書未精橫相訾謷是時黃老之學徧天下自天子太后崇其術父談亦治之至歎習聖緖微茲粗萌牙于武帝而曲學阿諛之徒方秉政轅固生申公章句陋儒不足該徧太道遷獨奮興正六經爲鵠見于自敘之篇其先黃老進游俠傳貨殖皆別具微指非躬清濁之稟而于道有閑者恐未易彷彿也揚子之學見許于程子呂爲非漢儒所可及自後唐之韓柳李宋之歐

王劉曾明之王歸諸君子其行已各有本末諸故未大醇而确分仁智之見求諭吕謂漢唐諸子概無與于斯道之傳此世儒相祖繩過高之論顧足下平情稱量衡之吕中無輕附觖也大抵古人入道淺深不能掩于其文吕其文攷之則百不失一要知聖人之道至大技數小辯亦必有所緣襲吕自立况諸君子之卓卓者哉抑平其情虛吕畜之而已矣先儒嘗譏韓子因文見道爲倒置本末夫去聖久遠不因文吕見道師法蕩廢嘗于何見之賴斯文之昭衆昺吕鏡悉先王治已治人之遺規而荀氏司馬氏吕下各本心昇叙列未發隱指因時察變補扶其偏蹟原遠末分無大聖人爲之依歸操行未飘向背離合小小瑕釁益所不免學者誠負眞世之志

博采愼思實致于踐履不以訓詁汨天倪不以丹鉛汲素樸
優游濡浸研慮而說心以宗知而廣業寔有助焉其有不得
已于身世之故而抒之爲文必郁然而不閼沛然而無凝釐
然各當而不舛清明坦夷而無昏曀拂逆之气以梗鬱之與
道爲體以武徃尾來綿古今絕續之隙是豈非可貴可樂而
有志者所宜盡心者邪嘗獨居潑念上下數千載閒戴文名
者如牛毛而昇系正宗可誦法君前所列諸公如晨星寥落
蓋其難也南宋迄明標理學依據最尊气益矜心益大苟揚
司馬韓歐諸老不足當一盼所著書汗漫敎衍卒陳腐飄爛
寶爲大道所寓故文曰敝而道愈不明閒取濂溪明道伊川
橫渠遺書讀之質亮通達彬彬然爾雅之辭也陸王二先生

世儒號爲不讀書守空宗詆之爲禪而三先生之文包孕事理有條而不紊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歐陽子之言其信已其文偃陋而自夸飾曰知道其欺誕矣乎孟子論不動心推本知言與養气竝而繫辭傳備非數等之辭爲學者鑒擇故君子甚慎乎其文文不當吉凶生砭禎啓蒙害政破道皆文之爲生乎其心眹兆乎語默動靜足下所謂求其杜我者而自畀之是也卒卒竟之無委爲與人任足下方慂然纂淵泊之行高舉遠引離俗氣而潔立翔乎寥廓而愚者聽世謗不休泥藪澤之見畀無爲足下所笑然感切知愛非足下之前固無由傾倒也惟足下鑒其愫裁決其不中果其向時求友之願卒甚卒甚

荅汪大紳

有高近日只是亏此事入手處决定亦不疑肯誓自今再不還轉三載五載十載一生兩生十生百生挨去撥去務要究徹已成佛度生爲期斷斷不敢見些光景便休斷斷不敢中止化城斷斷不敢趁口頭滑利向舌頭上承當欺已欺人作地獄滓此弟近日自立處透脫灑盡程途尚遥吾兄何言之易易也本分事上總無開口處只要死生心切實實要尋箇頭惱不煮空鐺亏日用處猛著精采將聰明見知盡情劃絶亏此事庶幾少分相應苟能發决定心本無階級廣額屠兒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尚何游移遷就眷戀不舍之有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願吾兄直下承當則收之桑榆亦未爲晚若

仰屋坐歎悼念從前不休已後又將蹉過矣翁與兄相交之誼實出尋常有一字不切卽爲欺兄兄如尚博道情見不實實下手便是孤負從上聖賢孤負生身父母昊天罔極之浚恩已用支撐處全是門面執利上事已不從性光流出總屬自私皇祠業識無明根本耳言盡于此千萬珍重珍重

答湼大紳二

奉到尊諭讀之狂喜不謂已是撞鐘而尋雷聲響答也但下手時便須踏實地若已生成心求不生不成法無有是處教中謂之因地不眞如尊諭謂從可欲之謂善一句下手何嘗不是正因但亏本分事上有豪釐千里之隔也孟子此語蓋指初果菩薩證位言之非工夫也孟子教學人切實下手處

只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一語當下便是不生不滅本體眞將
袖珠示人未法鮮大根器人未能直下一肩擔起便丟路去
耳趙州問南泉云如何是道南泉云平常心是趙州云還可
趣向也無南泉云擬向即乖趙州云不擬爭知是道南泉云
道不屬知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眞達不疑之道猶
自太虛廓然蕩豁豈可彊是非也趙州於言下頓悟元旨心
如朗月本有此等法則上印佛祖拈華微笑之旨盡至簡至
易不落邊際不涉言詮不由知見彊作主宰別尋輔助總屬
功勳信心銘云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此
言宜三復也然弟所言已是陳爛葛藤中重上葛藤祖師言
句亦爲蛇足再畫世尊拈華時尚容分隻字耶如尚未脫則

當于古德語錄中覓箇眞正入手處斷斷不可冒昧錯亂修習也

復涂訒菴先生書

昨辱手敎意重辭謙末學淺殖自媿無以堪之有高气質愚柔浮沈同俗未有不惑不搖之明确然之操持其涉於道至粗其又何敢揣量精微飾巵言欺長者之聽㴱乎然自近者出入憂患之涂察人情愛惡攻取之端竊以莊生有言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撓其心故靜也爲學大學靜定之指延平觀喜怒哀樂未發云云嘗妄意以爲卽中庸愼獨之功延平葢欲學者自悟夫大中至善之體引而不發而其意固躍如也其不然乎至若灰心瞑目捺落妄想聖門固無此學卽禪

宗亦斥之爲空亾外道矣又斥之爲守尸鬼子矣有高之戒殺長齋則因從時推究恕字之義日見夫羽毛鱗介之屬宛轉刀俎間食者甚甘死者甚苦惻然大動其不忍之心欲一一脫之于死而不能已是獨自刻其口腹親蔬食取儒者之譏笑而不辭其於佛書則但知翫樂其辭竊其精變以增益其文術而已固未能測其理際也長者衛道之誠恐其害儒然儒門有眞儒則百代拱而聽命焉孰得而害之無眞儒則其被壞先王之經法者固即其冠章甫之冠衣逢掖之衣而與聖人容服相類者也恃長者知愛畧言其概天寒伏唯頤養多福不備

與彭允初

毘陵拜别後離緒愴結不能自解回顧蒼茫無可告語偪仄嘈雜中勉趺坐讀維摩經宗鏡錄長江風波之險亦忘之矣三月初旬舟過鄱湖巨浪擷擲殊甚同舟震恐都無人色羅生端默半榻話頭炯然緜緜不斷十三日至章門更顛船十七日長行又讀般若金剛經於平昔工夫時有印證同舟郭生資質樸愿聞已有爲佛事欣動之并爲書楞嚴耳根圓通品勸令持五戒未知其能永永奉行否也四月初九日至家粗悉門內五載之事悲惋煩懣悒鬱堪日夜已前所得纍無景響假金入冶一鍛便流此其驗矣魔力彊道力弱豈非然乎豈非然乎乃知中節之難造次顛沛必於是之至密一念不慎舊習乘之如隄之潰如火之發遼如劣馬之要駕急切

不可防禦及其悔之已不可追痛哉痛哉然奉而實信畢竟親平等之理不至傷耗元氣耳近欲收攝蹤擾屏謝塵務而親老子幼家計攖寧不遑安處應酬交接雜沓膠輵如著敗衣入蒺棘中閉關一願未知何日畢遂遷吳之志極淺而塵業急切無受者莊生云偉哉造化其將以汝奚爲將奚以汝適每一誦此茫茫雨涕嗟夫嗟夫足下知吾心耳湼曾薛諸君子知吾心耳不敢更求喻於悠悠之人也長齋繡佛前終當竟吾之志而後卽安但願來生早出家悟明大事并願諸君子結同參兄弟之緣爲遯世無悶大丈夫今縱不敢自廢而向道而行往往値險峻而却步離合斷續之迹太粗其尚睎望底於有成乎況予然寡儔侶扶之者鮮敗之者蠅集而

靡至恐見仆焉念足下與諸君子奬掖敘誨之雅足下謂吾能無感悵否邪足下境地之優朋儕中所稀邇宿世修持定有大遠於人人者宜珍之惜之專精一趣毋怠毋忽毋浪費日月十種禪那非無奇特境界然既落外道究歸淪胥辨之不可不早也足下恬淡寡嗜欲求道之心至虔而有高終有未慊於足下者以足下尚未專精一趣猶惑於旁剌他岐之涂也所以致惑之由則由未能篤信古佛諸祖善權方便之教爲善權方便而遂以爲有實法與人故逡巡次且少淡造融洽之樂此又不可不亟辨也經云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杜舟中讀懸山老人觀楞伽記辨析魔事上應佛心其功不在永明壽禪師之下悵不得與足下淮薜

諸君共讀之當自确然知發軔之不可苟然矣今睽違數千里末由面商幸將　御選語錄反復翫味要使入處淩定無疑爲第一義斷不可顢頇從事自悵來生言辭切直不知所裁伏望教之不一

與彭允初二

客歲四月抵家卽具書陳其所懼之藉所諭仁智禮樂之實讀之痛心未易言也粗詳徃札不忍再云平昔慕道浮淺無熏蒸之誠竟至於玆又何言哉今獨奉父母而別居寥落之況人所難堪閒勉自懲抑求古聖賢之指吕平其悲愁憤鬱之志而已致兩老人不能有桑榆之樂矣悲哉悲哉非兄朂我之深者未易爲一二道也自經憂患吕來自覺於六波羅

密中亏忍辱波羅蜜經爲時力正知正見時晦章日用持循處終覺手脚未若未至家前有輕安自在之味也去年諸親朋呂久不聚首相邀讌周旋亏百里數百里之間吉凶之文積而相委不時不稱量呂應至夏末而家慈大病經營醫藥之外泥首哀佛而已幸佛天見憐藥漸有效至今正平復入夏而健健愈亏曩時心中所慰暢者此一事耳去年又多爲族中兄弟點畫古書今正乃自理漢書一編後漢書一編亏雞犬嘈雜中今三月祖先祀事畢爲族子弟强邀入山講款其山曰鳳皇山拔起員聳數十仞人跡罕至其半精藍土壁剥落甚陋然時早晚禮佛炷香靜坐又時理莊子一編郁子一編而奉 御選語錄爲玫觀之師雖未渾然充然游泳

矩矱之中而爲善之志曰有朝饔夕飧之味察惡益覺日細唯昏惰之來猶有因仍而遂之者常自惕也自抵家至今皆平健無諸疾苦見人無老幼賢愚樸秀勸之爲善今亦有感動者山中從游諸子有任之者有聰明才气所志甚正知吕孝弟忠信爲行亐事親從兄能恭順特施亐外多偏激又少失学亐本分事未知同向也其餘敦愿寡文與之言爲善皆欣然此別後之可爲兄告語者去年黃德方歸里嘗遣人至舍所寄文字俱收到公復寄閩懷庭書讀之愴感涕零繼吕舞蹈誠大快樂不可言若身爲之又若我親庇其治樂甚進飲而醉又懷庭風節將必有見亐世其德器沖和卓遠有君子之容其剖決是非有君子之辯其灊灊齷齪忘利害有君

子之操益　國家明德醲懿之所培養自應有徵于士大夫
者于韓閻兩君見之矣何幸與之同時且得與之友也于公
復書中又得接懷庭謦欬又快也又聞大紳主公復兩賢相
資趣富益深又快也處窮山中久與朋闊絕所與游皆其所
教者率進孰攻吾缺者益寡得聞君子聲響若晤對慚蔵形
矣然因是尤不敢自損磨以傷諸君子知人之明爲諸君子
又游之羞也家居讀宋明諸先生書固嘗欲窮際理地究當
于論語大學中庸孟子擴疏義而深觀之則諸先生之所至
者吾循其級以至之諸先生之所未至者吾得知其弊之所
倪弊之所底而不復襲見其以爲何如也不復爲他說敝亂
之云弟則未敢深信至聖四十乃不惑何言之易也是非之

界常犬牙相錯玉石相函吾輩學至老死以名教倫常爲見杜之藩籬而密微致察于日用行習之地坦然至足怡然樂循不動眩于外而後知爲我有知爲我有則知至而止以之辨物則物察以之知言則言判蓋孟子知言亦在四十不動心之時而知乃自信未易言也夫自儒者談學以來其立幟定向者有不以其知爲不可加者哉攷其實爲暴毋入主出奴者居十七八乎其行身制事皆卓然百世之型而揆之至聖立教之指其已爲至足焉否耶喻如人類之域于居居大厦以爲深邃矣居山林以爲清幽矣居璿室瑤臺以爲貴麗矣長南習南而適于南長北習北而適于北矣久則性矣北人游杭樂西湖之美及念家室思親朋則必浩然而返焉何

則性安之未可卒然而移也如置其習而曠觀乎大同之原安有之患乎夫惟能觀乎大同者然後可與別是非之實也希安隱進益將日不安隱日不進益矣修德有常度居業有恆功涵濡而調御之若潤燥木若馴生馬迫之則且折而投之湯鑊乎摑殺之乎提撕縣微致用力而實無爲不求日異祇求日明此又弟今日自見之愚見其吕謂何如也

與王光祿書

徃歲按淮君欽慕閣下力學誠懇不已既貴輟業銳意踵門問學及潔心進謁而閣下有楊州之行未嘗不自慨其緣分之薄也不意德音遠被於勢地之隔絶而與之深言如此用心求之古昔尚其難之兼之錫吕壽言榮施所生其爲銘感

尤其云喻有高自少寡殖長愈雜昏雖其志不甘自發亦嘗博陳前代之書思徧治之已自充益過三十矣猶昧然不得其統倫是已亍當世賢者聞其名誠樂而思親炙之而終不敢遽請所業者固自揣其樗散無彫飾之質也恭承嘉惠教恩渥長雖其不敏敢虛至意勉策駑駘無怠無置繼此二十年庶幾得從容杖屨惟所進退乎難易之說實中理經之情覲近疏家避難趨易故轇結之處至今未明然有高嘗聞之師曰為治經當先其本統後其支末本統得則支末舉末恐閣下所謂先攻其難者其即本統之說乎其曰理節盤錯急不得解者為難乎要希閣下之申諭之也自漢曰來經師多人師鮮閣下身際 休明躬浩瀚之學遠方士人方且樂亍

閣下觀經學之施儀出處之花兼經師人師之美鄭孔諸君亦將望領而卻步焉又何暇與空疎膚口之子較優劣哉樞衣侍講未知何時肅此恭候道體萬福爲士類珍重不一

與韓公復書

去春辱惠詩情致緜遠喻之欲淚修也弟浮沈京華至去冬十月中旬方出京至蘇與允初暢聚閉關習靜凡七十日始實信畀定性書爲聖學骨髓又以此書之指讀明道先生他遺言往往有會雖零章斷句皆可寶貴各現圓光恨足下出親吏事不畀面質也今春靜中忽默誦鳲鳩之詩忻忻生解以爲與論語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之訓若合符節請貢其說唯足下裁教之說曰桑者蠶采中飼蠶可以衣被民庶也

其子七者喻衆也或杜梅或杜榛或杜棘者喻民之智愚賢否不齊而所處之美惡異也鳲鳩惟杜桑者喻民雖習染不同而君子唯一視而子之一視而仁之子之仁之桑之曰教而已矣此在桑之說也然教必施之有漸而放之有本本者誠身之謂也故曰其儀一兮雖然儀之一也其表也表匪裏不章故曰心如結兮蓋言君子已善則化民其發之威儀容止者若是其可慕可法也其歷久而不渝臨常變禍福而不改若是其一也如見君子之心焉乾乾不息兢兢不息而後能若是也子有七而君子知自謹其儀而已不求之子也杜梅者子之修潔敦義者君子與之行揖遜之禮矣杜榛者其蕪而未飭者也君子正之杜棘者其險踦而未舒者也君子

正之正之如何曰柔柔之道表以儀守以誠初不外求于民也斯安人安百姓不外修己以敬之說也夫四境之主有司之身也身之主心也萬化起于微眇萬善原于方寸豈不易簡豈爲難知濂溪先生曰果而確無難焉果也確也非足下誰任之矣道遠無緣悉新政施理次第然揣知足下必有以異乎俗吏之爲但不識何時會面互相議論如京師時念此輒不禁流涕也懷庭質直溫粹儼然古人弟敬之畏之愛之嘗與允初道其人風義之美推爲吾鄉數君子之冠將來儋負世事者弟竊首懷庭屈一指李渠不棄我以友待我必毋不急也足下前諭欲以教職相委弟已敬布一書未知達否弟願終身長居學地躋頗爲師弟誠患之不暇蹈也政餘伏

望加意靜修爲士民自愛

與韓公復三

別後杜京益宗寅常喜聽懷庭論說而懷庭有事部中不能長晤去夏自吳歸里于毘陵舟中安繹鳲鳩之詩參歷左右想久違矣今七月允初專使至舍已足下與懷庭書稟及會文檄寄至讀之歎慰無量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足下既能勉之矣能不暢然然尚有進者敢粗陳其端足下幸擇而教之昔明道先生嘗書視民如傷四字于座曰我常愧此四字所讀與懷庭書侶神明吐納之間微有自喜之意若不可復益者夫不可復益其念至微然足以爲梗于中使吾中不虛不虛則明昧有所蔽而慮事時或不精見理時或不審則獘盡

之潛滋暗長若反足為善政之累武城絃歌之章言公气象不可不勲存也卻子有言病加于小瘉語曰堯舜其猶病諸此與明道先生之意同邪否邪營目四海則足下之所抒淵然疏越嗣響乎湖第空言迂生自知不足裨益豪末然私心愛仰之誠竊欲足下為明道先生不欲足下㠯龔黃朱張自晝也將來出京定迂道過訪飽聽四民誦聲紀㠯文章藏之㠯為後來加民之範不勝企切之至

復彭允初

三月杪奉手教敬仰讃歎歡喜無量如此可謂絕利一原矣但自度度人本無二理念佛參禪寔非兩事如果心心不斷則萬境皆融人我雙忘普度已畢一刻如此即是一刻坐道

場一日如此即是一日坐道場推之一月一季一生下牀上
牀無非淨土淨名云隨其心淨則佛土淨又云不盡有為不
住無為淨土功德不可思議本是大根器人實地修行正當
法門不容又生分別高下之見即雲南老人集中答曹居士
書剖判已盡雪腮公清從此潑入妙莊嚴路有何迂曲所慮
依恃古佛威力妙觀察智不流緊閃隨順一微不覺潛引業
緣滋長無明吞舟漏漢則萬善門中又多一番因果矣弟近
來提撕警覺分曉只是斷續不成片段尋究根原終是名利
受用之心盤錯深固剔挖不盡且兼有愛護意杜顧吾兄不
惜舌頭為我極力下一痛棒有高知恩人定當承受不敢緘
看毋吝下劣衆生棄我不一

荅楊邁公書

去年會試後三月辱奉書時方東載出京未遑報也至蘇州痛聞先孺人見背之音促舟奔歸喪次哀荒故舊來往書問漫不復省視今春夏閒校理散亂文帙辱手教愴然感懷反覆觀不厭情辭斐蔚何與我之深也論末俗師友之弊有味乎其言之韓柳二公嘗有啓予之歎也後方稱臚學術致淹積然頗不謂然謹白之先民有言不雜學故明記曰先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原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君子之學未嘗不欲博也有統類矣不欲雜不欲醜天下之水不勝其支天下之山不勝其貫爛爛之星不勝其羅能者別三垣定五星紀宿離匡分野尋南北之戒貫河漢之經而諸星諸

山諸水柱綱矣天下之言不勝其龐天下之書浮怪雷同㓨
說不勝其蔓斷之㠯聖經縣之㠯倫物蔑如也雖然經之蝕
鋑久矣自漢㠯來儒先彌縫廓治其事至勤故尚有未完然
而學者鼻㠯盡心焉利祿驅人古經古注疏閣之而已　功
令表程朱至約矣章縫之徒而亦不復循覽別精造畸術爲
速化師弟子承續遞嬗牢不可破德行不如古事業不如古
文章不如古曷怪乎邇年　天子屢下明詔風厲學官而
海內習故嗜常盈動者鮮有高譽厲滀之身讀　詔書輒自
咎向學太遲出太早修贄不誠無㠯對　天休夙夜發奮
思自竭困累人事不能專一年三十有七矣中壽就木不遠
尚何冀哉然不敢　自廢陊單思役精需攬而已足下年力彊

志剛气銳欲偏靡古人之學而有高竊吕爲足下說學而未明統類也夫學不擇不精擇而不詳孰不精不明統類擇猶未擇也傳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者彊天之生民也聰明勇力具備焉迫其後外淫內壅而聰明不居靡接亏私好惡而勇力屈仁者憫之故前聖衆書後賢匡闕失牖樹斯民使全其見聞勇力夫見察則能淸道而行也聽遠則能預防也力盛則或蹎而不陷也斯則學之本事學之統類也其治怪魅瑣漫姸好之說者是斷聰明僨血脈求眩震亏人者也非其質已杜放絕之科已若夫辭非君子之所廢也本淺則條原盛則流成章則達吾甘劬參焉懼吾兄弟不知劬參之旨也吾被裘帛而溫處夏屋而適而念吾兄弟猶有無

衣者露宿者吾昇晏然孚辭而明之一體之愛然也是故君子達則事辭兼窮則單辭辭非君子所廢也嗟夫誠說學者希矣足下誠說學則吾願足下無熳于榮利無動于近世名人之業無要目前之虛譽一意樸學以古經古注疏為菽粟之田深耕而孰耰之不終畝不越畔而營辨其嘉種薅其穢莠寬其程以俟烁策之以敏以乘時雨之降鑑之獨以防其鹵莽繩之言行觀之喜怒哀樂之發以防其滅裂無役心于有獲無挫志于旱潦之歲豐歉饑飽默而受天機禱耘耔永矢之而勿諠烁至風涼落其馨香然後擇周秦兩漢諸子以為之珍饌擇唐以下至茲世醇儒之言以稽攷其亨飪生熟之安跪拜而獻之吾　君號吾兄弟之餓者猷餐之值其塞

則退而養吾親肥吾身飫吾子孫樂吾鄉鄰足下能無意乎哉資材參壁人殊之天之降之不殊也足下無校焉為之而已不息而已無雜學而已即謂天之降之不無殊則請以郁子之言同一之郁子曰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又曰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其折骨絕筋終身不可以相及也將有所止之則千里雖遠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乎其不可以相及也又曰跬步不休跛鱉千里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又曰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之止諸至足曷謂至足曰聖王也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盡者足以為天下極

矣故曰爲之而已不息而已無雜學而已有高魯頑嘗誦斯言己自勉昏惰畏沮則誦斯言爲警策足下六驥之才也而冐己闇者寔恐足下偶爲跛鼈所先無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取道不浚也足下誦陽明子之言則已知紛紛者百戲之場矣何尚褻回也將毋故進退左右憐跛鼈而欲待之與愈使愚者怪惑矣道遠致書甚囍不敢己不誠之言罔足下亦願足下誠心内之脂車就道無岐無待餘語具別紙不宣

荅楊邁公書二

前惠書足下所僃引若朱文公小學陸子制用篇司馬公家訓呂氏鄉約陽明子拔本塞原論甚善終身守而行之有不能盡者雖然飲水必尋原伐木宜至根古經諸先輩立訓之

根原也曰畏天命曰慎獨曰敬曰直内義曰方外又諸先輩治經之根原也古經廣大悉備矣天道浹人事周徹幽明靈蠢紙貫洪纖要其根原不越畏天命慎獨敬義而已願足下自三古順流而下不願足下溯洄而上溯洄而上功力浩費而成未可必雖成不全順流而下半事倍功要願足下炳其大根大原行微積微造微優游盤樂于微曰聖人遯世无悶四言正其鵠希著則敗矣故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毛氏著者也其言僞虛憍恃气好治辟說陵駕古儒先藪苑娛勝也放絶之湯陸百世之師也嚴事之然豪于陸之攻擊陽明子也無取焉是市井相詈也失儒者之度矣靈壽之政聖門弟子之從政也其自居也嚴其與人也恕其子民也誠其

攻擊陽明子明之偶有所蔽也不足掩其醇前李氏經生也其業盛矣而未落其實也其書瑕瑜半其瑜者往往失之巧是故欲著而不忍欲闇淡簡温而未能者也孫氏未之詳也蔡先生有高師承之原也誠樂管而幾乎充實者也彭先生仕而逸者也其出若雲其處也介乎石古之閉關人也後李氏其始也著其末路知反而潛乎陸其乎文也無迎距其論議褊激好吕記問勝豪者也方先生其服古之辭也竺其論文術義法詳矣其失也局小學三家未之有明焉故其文力求雅馴而未免俚夫文之為道也視其原原盛矣隨地理之高下曲折放而之海而已矣而義法自生焉不前定也小學三家蕪塞久足下有志乎衆文尚修之顧氏古忠孝之士也

有闇淡之意者矣攷證之學近世未有先焉者其日知錄所言類純實不泛雜有裨于治其論學則勢而爲知者小玷惟此耳其音學五書一廓從來通叶之蔽使學者復聞三代古音其功鉅其用力勤近休寧江先生愼修更彌縫之古音完矣若顧氏所謂豪傑之士也朱氏溫秀有雅材然非顧氏比何毛氏之可儕邪足下竝舉焉誤矣然足下誠精治古注疏則有高所論贅疣也不足縣于心府足下其已爲信然否也

算閒居士集卷三終